

中國方志叢書·第六十八號

據

清·楊霽修陳蘭彬等纂
清光緒十五年刊本
影印

廣東省

高州府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1631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臺一版

高州府志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四八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一〇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版權所有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應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常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為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二），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斷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曰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爲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爲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瑤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爲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高州府志

危緒委庾序
十考以集能

重修高州志序

古之志山水也曰圖經志人
物也曰耆舊志物產也
曰桂海虞衡曰南方草木
志曰譜記也曰西京雜記

高州府志卷一序

曰三輔黃圖以至藝文
類聚時於遺述要或志
乘之錄後世之編然
必分類紀事未易耶
志之傳焉高州之要

之智古南交之境如
之浦建為高源陳隋之
間為氏陶化洗去夫人以忠
臣之賢侯刺史之事海服
夷獠溪峒廟清千餘年

高州府志卷一序

來又揚聲名於中原
固過嶺之一大者也且夫
黎方之壤好穴滋生
孰之從民習新靡
百產而殖明珠犀象

物至皆仕宦之寶玉
閭閻以之砥礪商賈什
志歸情親之戰皆城以爲
山淵是以風俗敦樸象
公行獨高也一郡士守繩

墨試習耕以爲稼如
雲石子逐鋒刃帶經披篋
相安賦歎之推爲此兒
原而採其秀之實者遂無
黨徒故信紳多至臺

關而增其氣之於高都
屋習於敦龐而惟知歌
之難治然而予從廣者老
矣以時勢之變而通之者
之味向門戶之防而通之

紀載之不必詳歐洲通商
啓於道光二十二年歲
甲辰唐申以收海口長江
西舶相通史家所稱無
大中孫樸以激水紀鋪

如而古禮堂今青見之
高州內建而城外控雷
府馬郡地濱大洋流沙
民爲患興立檣帆往來
殊料蕭聚海師解蒙
西人之鐵甲兵艘運改
商船至馳雷走水程幸
諸鎖鑰之固謀立臨安
注時倭寇海盜出沒之
境與西人汎海之地交涉

水可輸走飛浮港不通
古又爲之矣時扼力之策
勢將一交飛我之洋明
易以不沒予於光緒十
二年從權高府爲之事
志勘中城果路粵西之
結南關粵東之經如

白雲閣與高唐之擇諸邑固

高州府志卷一序

七

水陸取緣若思探討
圖所未盡必躬歷
道乎槃紉宛其疆域
攸分山川要重華家
是則私衷所共為幸者
予蒞高既久而邇邇之
士大夫耆老競秀其
術政也其以是而志修
輯告成未序於予夫

序之不難作也顧市井
嘗之之予高唐之
德連承也其地愛
其俗化其事而可解
乎哉

高州府志卷一序

八

光緒十四年春以己丑
夏五月

誥授資政大夫之品海署

理廣東布政使司按
察使司布政使高唐

欽定克勤巴圖魯
清獻王之書



重修高州府志序

蓋聞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志史事也古人建邦設都則必考其疆域遠近山川險阻戶口田賦以及風俗民情典章人物無不蒐訪精確記載詳明俾官斯土者舉

高州府志 卷一 序

一邦之形勢豁然瞭如指掌而即以爲政教之資其有裨於治道豈淺鮮哉高州山海交錯爲嶺南奧區自秦漢置郡歷經沿革迄今涵濡

聲教漸染詩書聲明文物之盛媲美鄒魯足徵我

朝怙冒煦育之澤至於海隅罔不率俾矣

惟是府志失修自道光丁亥距今又六十餘載矣其開天道有灾祥人事有從違戶口有登耗賦役有增減邊防海防有先後今古之不同名賢鄉宦或湮沒而不彰忠孝節義或沈淪

高州府志 卷一 序

而未著變故多端興廢不一苟拘守陳編而不因時修輯何以徵於今而信於後耶歲光緒丙戌郡守楊公子和奉

命移守斯邦見州縣志之缺殘欲訪求而無自爰稟諸

大憲謀諸官紳檄所屬先修州縣志
次年丁亥冬開局踵修府志綜稽舊
牘悉酌乎今昔之宜延聘名紳期副
乎見聞之實斯書一出凡有守土之
責者無俟繁徵博引而自得因勢利
導之資焉吾知綿此邦樂利之庥佐

一統車書之化正非徒供披覽備採擇而
已也書成問序於予予維是書也得
楊公以舉其事得諸官紳以要其成
網舉而目張例嚴而義備昭然為一
郡之官書予雖未躬親其事而深幸
觀其告成也爰綴數語於末云

欽加鹽運使銜補用道署理高廉欽兵備
道知瓊州府事卓異候陞長白謙貴
謹序

序

丙戌夏余由惠州移守高涼
自穗垣登舟水陸奔馳旬有
餘日抵郡視事披閱志乘知
高之為郡縱橫數百里其西
北自信宜而茂名而化州而
石城之北境高山大谷崕岬
聳翠錯壤西粵其東南自電
白而茂名而吳川而石城之
南境大海無際州島環抱奇
峰矗矗蓋嶺西要區也

國家舊制分巡道總兵官胥

高州府志

卷一 序

一

高州府志

卷一 序

二

駐郡城水師巡警兼隸陽江
誠恐高郡不靖雷廉道梗文
告阻絕與省垣聲息不接則
所以安內攘外者視他郡尤
要亦視他郡綦難及詢時事
則盜竊充斥案牘填委斯民
幾無以為生因申明治匪新
章檄牧令清查釐剔其大慙
積猾顯以賊吾民者迅拏而
立殛之其作奸犯科隱以煽
吾民者密捕而痛懲之雖年
穀荒歉訛言不興四境帖帖

也政理稍暇檄脩六州縣志以備遺忘時則楊蓉浦同年由奉天督學假旋副憲陳荔秋先生家居來郡均謂府志之脩已六十餘年亟宜重輯於是延兩公任總纂定章程

高州府志

卷一序

三

嚴體例分纂采輯郡士各供厥職以今夏六月脫稿為卷五十四為目六繁而不穢簡而不略具有法度庶足信今而傳後者且夫郡邑之志猶邦國之史將以鏡治亂得失

之故也豈惟是飾觀聽哉竊攷紀事一冊郡自道光之末小醜芽蘖咸豐間連年防剿民勞財殫矣迨陳逆入境信城不守蹂躪遍四五縣而草草了局旋有李匪之變至壬

高州府志

卷一序

四

午季冬會匪復煽電城失而倖復郡城幾於淪陷鄧給諫楊侍御兩疏言之於邑夫此三十年間禍亂相尋若此豈天心之好殺實人謀之不臧則保邦制治宜何如講求者